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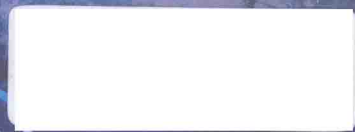
永恒之境

04

铁骑士

著◎朱莉·柯格瓦【美国】

译◎邹璐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永恒之境

04

铁骑士

著◎朱莉·柯格瓦【美国】 译◎邹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骑士 / (美) 柯格瓦著 ; 邹璐译. — 成都 :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 10
(永恒之境)
ISBN 978-7-5365-6787-0

I. ①铁… II. ①柯… ②邹…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5608号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21-2012-130-133

出版人: 常青
责任编辑: 隋权玲
责任校对: 金延萍
美术编辑: 汪丽华
责任印制: 王春 袁学团

YONGHENG ZHI JING TIE QISHI

书名: 永恒之境·铁骑士
作者: 朱莉·柯格瓦【美国】
翻译: 邹璐
校译: 高海潮
出版: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址: <http://www.sccph.com.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210mm×145mm
开本: 32
印张: 14.875
字数: 297.5千
版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65-6787-0
定价: 35.00元

The Iron Knight by Julie Kagawa

Copyright © 2011 by Julie Kagawa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Zou Lu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lequin Enterprises II B.V./S. à.r.l.

225 Duncan Mill Road, Don Mills, Ontario M3B 3K9, Canada

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CA-LINK International LLC (www.ca-link.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及时向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出版大厦六楼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市场营销部

邮编: 610031

咨询电话: 028-86259237 86259232



目 录

01 尸骨女巫的秘宅·····	1
02 曾经的梦魇·····	19
03 奥蕾丽·图拉琳·····	51
04 那场狩猎·····	73
05 山 谷·····	90
06 先 知·····	104
07 梦境之河·····	122
08 赫比亚斯族·····	149



09	梦境里·····	166
10	遗 忘·····	181
11	渡 轮·····	208
12	穿越布莱尔·····	232
13	残酷试炼·····	253
14	镜中映像·····	274
15	炼狱之地·····	302
16	初次考验·····	312





17	第二个考验·····	329
18	过去之声·····	351
19	人 类·····	369
20	前行的时间·····	389
21	最后的牺牲·····	416
22	回 归·····	431
23	钢铁骑士·····	455
	尾 声·····	462



永恒之境

01

尸骨女巫的秘宅

“喂，寒冰小子！你真的确定你知道该往哪儿走吗？”

我根本没空搭理帕克，因为我自顾不暇。我们一路疾走，走进那片灰暗无边的原始森林，越走越深入，一直走到那片阴湿的沼泽地——尸骨沼泽。泥沼吞噬了我们的脚印，水滴从交织缠绕的绿树上滴下随即又消逝在苔藓中，一切都像被一层厚厚的黏液覆盖了一般。薄雾，在裸露的树根旁缭绕，覆盖在凹陷的地面上，遮掩着埋藏其下的一切。时不时落下的水滴打破了积水的死寂，那渐渐散开的涟漪仿佛在提醒我们：我们并不是唯一的存在物。地如其名，尸骨恣意散落在这片沼泽地上，半陷入淤泥中，有的被杂乱的草丛掩盖着，有的从水下透

1

铁骑士





出疹人的微光，惨白得像被漂染过一样。这就是这片原始森林中最为危险的地域了，但这危险并不是因为那些以这片黑暗沼泽为家的怪物——巨兽卡托布莱帕斯、恶龙伽卜沃奇，或者其他怪兽，它的恐怖来自于一个住在沼泽深处的神秘定居者。

他，就是我们日夜兼程赶来要见的人。

突然，有什么东西紧贴着我的头从身后飞过，打在几尺外的树干上。我只得在树下站定，转身无语地怒视我的这个同行者，看他还敢不敢再来一次。



“哈，嘿，你还活着！”帕克扬起他满是泥巴的脏手嘲弄般地欢呼着，“我还以为你变成僵尸之类的东西了呢！”他双臂交抱在胸前，得意地笑着对我说。他的红头发被稀泥粘成一绺儿一绺儿的，棱角分明的脸上满是泥点，“你到底听没听见我在和你说话，寒冰小子？我都已经朝你喊了好一会儿了！”

“当然，”我无奈地说，“我当然听见你在和我说话了。不止是我，我觉得住在湿地里的恶龙们肯定也都听到你的叫嚷了。”

“哇，那太棒了！或许我们该一起和几头恶龙打一架，那样你就会注意到我的存在了！”这个爱搞恶作剧的家伙毫不示弱地对我怒目而视了一会儿。忽然他指着沼泽大叫道：

“这太疯狂了，我们根本就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住在这里，我

的小王子殿下，这片尸骨沼泽可不是我心中最爱的‘度假胜地’。你确定你的眼线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吗？要是让我发现他故意给我们指错路，我会把这个小妖精变成一副手套！”

“我还以为你想要一段刺激、冒险的旅程呢！”为了气他，我故意这么说道。

这个淘气鬼喘着粗气说：“哦，那是当然了，别误会我的意思。我非常愿意踏遍永无永无之乡的所有角落，被盛怒的夏日王后追赶，偷偷溜进食人魔的地下室，和巨型蜘蛛打架，和古怪的巨龙玩捉迷藏……真是太有趣了。”他摇晃着脑袋，两眼放光，细细回味着那些欢乐的时光，“但这已经是我们为找猫精走过的第六个地方了，如果这次也无功而返，我真不知道我们还能去哪儿找他。”

“你不想来可以走。”我说，“随时想走都可以，没人会拦你。”

“想得美，我的王子殿下。”这个捣蛋鬼仍然双臂交抱在胸前，微笑着，“你休想这么轻易就摆脱我。”

“那废话少说，我们继续赶路吧。”天色越来越暗，他无休止的聒噪快要惹怒我了。玩笑归玩笑，我可不想引起那条饥饿的恶龙的注意，更不想在这令人厌烦的沼泽地中和它大打出手。

“那好吧。”淘气鬼帕克边踩着泥巴走在我身后，边叹着气说道，“但是如果他根本不在这儿，你休想让我陪你去蜘蛛女王的宫殿找他。这里就是我的底线了。”



我的名字，全名，真名，是亚许雷恩·达克米尔·泰伦，我是冬日王国仅剩的一个王子了。

曾经，冬日王国有三位王子，我和我的两个兄弟——赛哲和罗文。我从未见过我的父亲，也没有听我的兄弟们谈起过他，对此我们三人毫不在意。我其实都不确定我们三个的父亲是否是同一个人，但是这无关紧要。蜜珀女王才是冬日王国的独裁者、唯一的不可替代的女王。她有时会垂青那些英俊的仙精和难以捉摸的凡人，但是她决不与任何人分享她的宝座。

我和我的兄弟们从未亲近过。我们三个，作为冬日王国的王子，在一个充满钩心斗角与暴力的世界中长大。我们的女王热衷此道，她会偏爱赢得她恩典的儿子，同时惩罚另外两个。我们不得不互相利用，用恶毒的伎俩算计彼此，但是我们三个都无比忠诚于我们的朝廷和女王。至少当时我是这样认为的。

冬日王国冻结了所有情感，所有的感情在冬日王国都被认为是弱点和愚蠢的行为，这是有原因的。情感会腐化感官的敏感性，削弱它们的能力，使人们不再忠于朝廷。我的兄弟罗文就被嫉妒这种黑暗、危险的情感所侵蚀，以至于做出了难以饶恕的事情，背叛了他的朝廷，把我们出卖给了敌人。赛哲，我的长兄，被罗文的变节击败了。他是第一个被击倒的，却不是最后一个。为了得到权力，罗文投靠了我们最强大的敌人——铁王国，帮助他们的国王几乎摧毁了永无永无之乡。最后，我杀了罗文，替赛哲和死去的冬日仙精们报了仇，但是复仇不能使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死而复生。现在，只剩我孤身一人，我是冬日王国蜜珀女王仅存的唯一的儿子。

但是，对她来说，我和死人没什么两样。

罗文不是唯一一个向情感与激情屈服的人。正如很多千篇一律的故事一样，我的沦陷和一个女孩有关。她叫梅琪·彻斯，是我们的宿敌夏日王国的国王和凡人生的混血女儿。命运将我们连在了一起，无论我怎样拼尽全力来逃避和斩断我的感情，无论我们的法律怎样严苛地禁止这份爱，无论我们与铁王国的战争有多么惨烈，无论我将面对的被永久逐出我的家园的处罚有多么残酷，我都奋不顾身地爱上了她。我们的人生旅途相互交织，我们的命运相互缠绕，在最后的战役之前，我发誓

永恒之境

会追随她到天涯海角，保护她不受任何威胁和伤害，即使那威胁是来自我的家族，我愿用我的全身心甚至生命来保护她。我甘愿成为她一个人的骑士，只效忠于她，效忠于这个占据和掳获我整个心的凡人，至死不渝。

但是天意弄人，命运将我们交织的人生旅途分离开来，正如我最担心的那样。

梅琪，在命运的指引下，成为了铁王国的女王，执掌了铁王国的政权。那是一个以我现在的躯体永远无法到达的地方，我的躯体会在触摸到钢铁的瞬间变得虚弱，直至毁灭。梅琪将我驱逐出她的土地，因为她知道如果不那么做，我就会一次次地尝试进入那里，而待在那里将会置我于死地。但是在离开那里之前，我立誓终有一天我会找到可以安全回去的方法，到那一天，我们一定永生永世不离不弃。

蜜珀女王曾试着劝说我回到冬日王国，因为现在我是她唯一活着的儿子，我有责任效忠我的国家。但是我直言不讳地告诉她，我再也不是冬日王国的一员了，而且我也永远不会再对冬日王国尽忠了。

没有什么会比一个被轻视的仙精女王更可怕的了，尤其是这个女王被公然反抗了两次之后。我历经艰险才安然无恙地从冬日王国逃了出来，我不会再回到那里了。不管怎样，我一

点儿都不后悔抛弃了我的女王、我的家族和我的家园。我在那里的人生已经告一段落。我所有的忠诚和真心现在都属于另一个女王了。

我承诺过我会找到可以让我们永不分离的方法，我会信守承诺。尽管这意味着我要长途跋涉，穿过这蔓草丛生、荒无人烟的沼泽地，只为了寻找一丝很可能只是谣言的希望。尽管这意味着我要容忍自己最厌恶的情敌一路跟随。虽然他极力掩饰，但是我知道他和我一样，也深爱着我的女王。我不明白我怎么还没有杀掉他，也许因为他是梅琪最好的朋友，如果他死了，她会伤心欲绝（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又或者是因为，在内心深处，我早已厌倦了孤身一人。

无论怎样，这些都不重要。随着寻遍一个个废墟、杀死一条条巨龙，继而破除一条条谣言，我离我的目标越来越近了。就算要用一百年的时间，我也一定要和她在一起。一条重要的线索就藏在这片死寂的沼泽地中，唯一的难题就是如何把它找出来。

谢天谢地，尽管帕克无止境地发着牢骚、抱怨着，这般喧嚣嘈杂，可恶龙伽卜沃奇终究还是没有现身，这真是帮了我们大忙。花了近一个晚上，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在满是浮渣的池塘边，孤单地立着一所小屋，暗淡老旧





得和周围的景致融为一体。一个用白森森的尸骨做成的篱笆围绕在它四周，裸露的颅骨挂在木桩上。小鸡们被刚踏进院子里的生物吓得四处奔逃。小屋是古老的木质结构，即使没有风吹过也会发出轻微的咯吱咯吱声。最不寻常的却不是这座房子本身，而是支撑房子的材料。那是一对巨大的鸟腿，暗黄而扭曲，尖利的鸟爪深戳在淤泥中。这对鸟腿低低地蜷曲着，像是腿的主人睡着了一般，可是时不时地，这双腿又开始躁动起来，使得整个房子剧烈震动，发出巨大的响声。



“我们到啦，啦啦啦！”捣蛋鬼帕克轻唱了起来，“我可不可以告诉你，这个老妖女和我上次见到她时一样令人毛骨悚然。”

我眯着眼睛看着他，说：“这次你能不能闭嘴，光听我说话。上次因为你冒犯了那个半人马族的族长，情况已经够糟糕了。”

“上次我只是提议我们可以骑着什么离开那片草地，又没有说骑他走。”

我只能长叹一口气，然后打开了那扇尸骨做的门，穿过被杂草塞满的院子和满地乱跑的小鸡群，就在我们将要踏上台阶的时候，门吱吱呀呀地开了，一个苍老的女人从黑暗的屋里冒了出来。杂乱的白发盖在一张瘦长的、布满皱纹的脸上，一

双敏锐的黑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们，发出明亮而闪烁的光。她的一只关节凸出的手抓着一只篮子，另一只手则握着一把屠刀，上面好像浸染着无数受害者的鲜血。

我在台阶下停住了，谨慎而警觉地站在那里。尽管她看起来很老了，但作为这个小屋的女主人，她却是无比强大而又深不可测的。如果那个捣蛋鬼说了什么傻话冒犯了她，那我们只能杀出一条血路逃走了。

“哟！”女巫咧开她那毫无血色的嘴冲我们笑着，歪歪扭扭的黄牙暴露在微光下，像是一堆参差不齐的尸骨，“看看谁来啦？两个俊美的仙精男孩来看望一个贫穷的老女人了。如果我的眼睛没瞎的话，站在我面前的这位不就是帕克吗？上次我见到你的时候，你偷走了我的扫帚，还把我房子的鸟腿绑在了一起，所以当我们要去捉你的时候，整座房子都倒了，不是吗？”

我又一次忍住了叹息。我早该猜到这个捣蛋鬼早已经做了什么遭女巫怨恨的“好事”。与此同时，我又不得不使劲儿忍住笑，因为那个荒谬的景象已经浮现在我脑海中：整座房子一头栽进烂泥里，因为那个了不起的顽皮小子把两条鸟腿绑在了一起。

我尽量使自己看起来面无表情，因为显而易见，女巫丝



毫不觉得这是件可笑的事情。



“你想用什么来为自己辩解吗，顽童？”她挥着屠刀指着帕克继续说道。而帕克正假惺惺地装出可怜的模样躲在我身后，试图压抑住想要爆发的笑。“你知道我花了多长时间来修缮我的房子吗？后来，你竟然厚颜无耻地把我的扫帚留在了森林的边界上，而你做这些只是为了向我证明你有能力拿走它。我真想把你插在陶罐中，用你来喂鸡！”

10



“我代他向您道歉。”我赶紧说道。就在这一刻，那双尖锐的黑眼睛霎时转向了我。我尽量使自己显得不卑不亢，唯恐她会把我和我身后那个蠢蛋混为一谈。“请原谅我无礼地打断您，老妈妈。”我继续庄重地说道，“我是从冬日王国来的亚许。请您听我说几句话，我需要您的帮助。”

女巫眨了眨眼睛：“很有礼貌嘛！看来你和他不一样，不是在牲口棚里被抚养长大的。”她冲着帕克的方向瞪了一眼，然后皱了皱她的长鼻子，“我知道你是谁，蜜珀女王的儿子。你需要我什么帮助？长话短说。”

“我们在找一个人。”我说，“有传言说他曾经游经此地，穿过了这片尸骨沼泽。我们想，或许您知道他的去向。”

“哦？”女巫仰起头，仔细地端详着我，“你凭什么认

为我会知道那个人在哪儿？”

“其实不能叫一个人。”我赶紧纠正了自己的说法，“准确地说是一只猫，一个猫精。在一些传说中，他被认为是一只邪恶的老母猫；在另一些传说中，他被谣传一直和一个法力无边的女巫为伴，住在沼泽地里，而这个女巫住在一个由鸟腿支撑、由尸骨做篱笆的房子里面。”

“我知道了。”女巫说道，但是她的声音和表情都不带一丝感情，让人难以捉摸。“好吧，我钦佩你的韧性，年轻的王子。猫精可不是那么容易被找到的。为了找他，你想必是一路跋山涉水，吃了不少苦。”她牢牢地盯着我，眯起了眼睛，“从你的脸上我可以看出，这一定不是你找过的第一个地方。我想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你千里迢迢地到这里来找猫精？你如此迫切地想要得到的到底是什么，居然可以让你甘愿惹怒尸骨女巫的风险。冬日王国的亚许，你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我要说猫精欠他的钱，你信不信？”帕克的声音从我肩膀后方飘来，吓了我一跳。女巫立刻怒目圆睁地瞪着他。

“我没有问你，帕克。”她用她那像鸡爪子一样的枯手猛地指向他，呵斥道，“而且你最好小心管好你的舌头，免得日后发现自己浸在满是蛇的毒液的陶罐里被煮熟了！现在因为